2026年11月25日 星期三 西藏日报
本版编辑：吴江霞 扎西拉姆 邮箱：xzwyfk@163.com

崇明岛上的“人生实验”

——评段志强《我住长江尾》

闻立



2021年冬天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、历史学教授段志强，把城里的生活连根拔起，移植到长江入海口的那个沙洲上。五年之后，他又把这场“人生实验”写成了一本书，名叫《我住长江尾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
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在书展上调侃，作者是“有学问的人里最会种菜，会种菜的人里最有学问的”。一位历史学家在做学问和种菜之余，会写出怎样的一本书？

“历史学家种菜”，能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。段志强蹲在田埂上观察蚯蚓翻土时，脑子里浮现的是《月令》里的物候记载；他堆肥失败、四处求教时，顺手把《齐民要术》《农政全书》乃至《牡丹亭》里关于粪肥的只言片语翻了个遍。重读《月令》，他发现古代的时间秩序并非后人想象中的机械约束，而是“人与天地互相容忍、商量的结果”。这些反应和发现，都被他一一记在书里。

书中的明线是种菜，暗线是对时间的重新发现。都市人活在工业时钟里，几点开会、几点通勤、几点交稿，时间是外在的强制。而农业时间是一种“被需要推着走”的节律：小鸡孵出来必须每天喂，错过播种的窗口期就是一整季的空白。段志强不回避这种节律带来的焦虑，譬如青黄不接时的窘迫、除草的绝望、台风过后西瓜绝收的失落。正是这些“不美好”的细节，让这本书避免了田园牧歌的廉价浪漫。有评论者注意到，他笔下的崇明岛居民没有一个是“高洁隐士”，全都是有世俗烦恼和生存智慧的普通人，那些在“打卖场”上的讨价还价、邻里之间“纸壳子当社交货币”的微妙互动，构成了一幅当代乡村素描。

作家贾行家评价这本书时说，好书的最高境界是“各得其所”，“深者得其深，浅者得其浅”。这话说得准确。《我住长江尾》可以当田园散文读，段志强的文字轻松灵动，幽默处令人莞尔，写邻居、写台风、写失败的西瓜，都有一种“不端着”的可爱。它也可以当一份思想记录来读，它记录了一个学者在“知行合一”这条古老道路上的当代尝试，记录了一个人在长江尾的沙洲上，试图重新编织一张属于自己的“时间之网”的努力。

在我看来，这本书真正的意义，是它触及了一个更大的命题。那就是在生活日益内卷化的当下，一个知识分子（或者说都市人）该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？

这让我想起中国传统士人“耕读传家”的理想。段志强每周仍然要去复旦上课。光华楼和崇明岛之间隔着长江隧桥，前者代表的是书斋里的知识生产，后者指向的是田野里的躬身实践。而他，在两者之间搭了一座桥梁。这个实践具有鲜明的当代性。段志强没有想过退隐，也不避世，他只是选择了一种“低效”的生活，来对抗被绩效统治的时间。他在书里明确说，他目前的生活方式“只是对可能性的一种提示，不是答案”。这一点很重要。他没有把种菜包装成解决现代性焦虑的万能药方，崇明岛在他笔下也不是乌托邦。他只是记录下了他与土地亲密接触后，感知系统发生的变化。譬如，听觉和触觉变得灵敏了，感知节气不需要日历了，对“收获”的理解不再来自超市货架了。

段志强在书末写到江上劳作的小船，这个意象被一位读者解读为：面对永无止境的家务时，那种“被需要推着走”的情形，与它何其相似。这个解读或许超出了作者的本意，但恰恰也说明这本书的意蕴，比它表面看起来要丰厚。他写的是一只小船，触及的却是每个被时间驱赶的现代人心里的那根弦。

长江从这里入海。泥沙沉积，沙洲生长。段志强在这片年轻的土地上种菜、读书、写字，并且试图回答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：在加速的时代里，一个人能不能慢下来，能不能重新学会等待，能不能在泥土里找回那些被都市生活磨掉的感知力？他没有给出答案。但读完这本书，你或许会想去阳台上，看看那盆很久没有浇水的植物了。

文艺评论 WENYIPINGLUN

高原邂逅

左卫民

拉萨的长风岁岁往复，拂过八廓街古巷，掠过雪域老城的屋宇，冲淡了无数流年旧事。可1968年那个寻常礼拜天，发生在高原小城的温暖邂逅，历经半世风雨，依旧清晰鲜活，静静沉淀在岁月深处。

13岁那年，我随父母住在拉萨北郊军械厂。父母1960年进藏投身边疆建设，我于1965年来到高原，从此扎根这片土地。最初两年，我在军区八一校读书，日子安稳充实。1968年小学毕业，地方学校停止招生，继续求学的路一下子断了，我的心里满是茫然。

厂区孩子不多，空余的时候，我常常跟着厂里长辈进城闲逛。吴忠明叔叔性情温厚，愿意带上我这个孩子，进城散心。

就是这样一个安静的礼拜天，吴忠明叔叔骑着自行车载着我，在军区军人服务社稍作停留，一路穿城，来到烟火缭绕的八廓街。路上他提议，顺道去西藏歌舞团坐坐，他和团里的才旦卓玛相熟，问我愿不愿意同去。本就是闲游，我欣然应允。没有邀约，没有郑重拜访，只是那个年代一次不经意的高原之行。

彼时歌舞团坐落于八廓街旁的木如宁巴大院。院里没有正规排练场馆，只腾出一间宽敞的老式藏式大屋用作排练。错落的藏式木楼，石墙木窗，既是大家工作排练之处，也是不少文艺工作者的家。我们抵达时，才旦卓玛正在屋内排练。有人前去通报，她便停下排练，回到住处和我们相见。吴忠明叔叔笑着介绍：“这是我们厂左师傅家的孩子。”

我局促地抬眼望向她，那一眼，长久留在记忆里。那时她正值芳华，素面干净，眉眼柔和，眼底盛着高原阳光的清亮。褪去舞台上的光彩，一身素净衣衫，端庄从容，没有半点名家的架子。望着她，我心里的紧张慢慢散去，腼腆地叫了一声才旦阿姨。

她笑意温和，伸手轻轻抚过我的头顶，请我们落座。不多时，酥油茶、鲜奶、本地风干干果和高原苹果摆上木桌。简简单单的吃食，藏着当地人家质朴真诚的待客心意。大人们围坐闲谈，说着高原工作与生活的家常。我坐在一旁，看见她四五岁的小女儿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，模样乖巧，添了几分温馨。

50余年一晃而过。这些年，才旦卓玛扎根雪域，为高原放歌，接待过无数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。这次短暂相聚，于她而言，或许只是日常里一件寻常小事。可对当年内心茫然的我来说，这场不期而遇的相逢，是迷茫时光里的一缕暖光，终生难忘。世间相逢往往如此：在一方眼里平淡的烟火，却是另一方珍藏一生的温柔。

闲谈过后，我们走下木楼，顺路走进那间充当排练室的藏式大屋。屋里歌声清亮昂扬，在木梁石墙之间回荡。屋里排练的，有常留柱老师，还有身材魁梧、嗓音浑厚的菊老师，他们和吴忠明叔叔相熟，见面便是几句亲切的闲话。

我站在屋角听着歌声，看着这群把青春献给雪域文艺的人，心底生出由衷的敬意。

辞别之后，自行车轮碾过郊外土路，一路向北返回北郊军械厂。身后的歌声渐渐随风远去，但酥油茶的醇香，这份素不相识的热忱善意，长久留在心底，慰藉了那段懵懂迷茫的少年时光。

时光流转，拉萨早已日新月异。木如宁巴大院里的老屋、那间朴素的排练大屋，早已换了模样；当年在街巷里茫然张望的少年，也早已在岁月里慢慢成熟。

这场跨越半世的邂逅，没有聚光灯，没有隆重仪式，只是平凡年代里一次朴素的相遇。它让年少的我懂得，一切长久动人的坚守，都源自朴素的初心；真正让人敬重的，从来不是耀眼的光环，而是待人的赤诚与善良。

半生高原岁月，我慢慢明白，人生动人之处，往往不在轰轰烈烈的往事，而藏在岁月缝隙里细碎的温情。正是这样一个个温暖瞬间，装点了老西藏们的记忆。

人事几经变迁，唯有那个秋日午后的暖意，穿过漫长时光，一直留在心底。

韭菜林的风和雨

张文恒

西藏边境群山连绵的褶皱深处，有一个叫韭菜林的地方，环境优美，风景如画，深入其中，有种扎根土地的踏实。在官兵眼里，它就是诗和远方。

韭菜林的风和雨，一如天空在倾诉无尽的乡愁，一来就是酣畅淋漓的释放，让人感觉不是在下雨，而是老天在泼水。

夏日本该是暖意融融，可韭菜林的乌云说来就来，暴雨说到就到，狂风紧随其后，说不清是西北来的朔风，还是峡谷里穿涌而来的气流，风雨轮番侵袭，狂妄而无情，肆意捶打着山石、沟壑与草木。

戍边的人，一次次踏上巡逻路，直面这高原的疾风冷雨。

8月，跟随官兵去巡逻，让我领略了韭菜林的天气翻脸只在瞬息之间。方才山间还透着几分夏日的惬意，转眼就乌云密布，滂沱大雨倾泻而下。出发前虽有所准备，也着实令人措手不及。那一刻，万物在洗礼中蛰伏，天地间只剩狂风的嘶吼和暴雨的鞭挞。

那天，我们走过好汉坡，山风就裹挟着刺骨的雨水，吹得人冷飕飕的。顾名思义，好汉坡，很难走，走过了都是好汉。这是巡逻出发的第一道险隘，也是完成任务归来的最后一道难关。

穿越滴水崖，也不轻松，虽没有爬坡上坎，但要快速通过，绝非易事。即便是在晴天，头顶上的悬崖也在滴水，几百米的窄道，几乎是跑着前进。遇到暴雨天气，它的猛烈，就像一条条瀑布。

鹰嘴崖，是一段非常艰险的路，几乎是垂直上升，全靠双手拉着绳索往绝壁上攀爬，稍不注意，就有滑向悬崖的危险。每一次，走到这里，带队干部都会站在攀爬处扶着战士一个一个地上。

说白了，这条巡逻路上，没有平坦的路段，没有轻松的时刻，一路都是危险，处处都有险情。

军衣已被雨水浸透，寒意直往肌肉里钻。脚下的路面泥泞湿滑，稍不留神就会滑倒掉下深谷。官兵们在风中蜷缩着身子，放慢脚步，稳住重心，头盔不断淌下雨水，睫毛上挂着细密的雨珠。大风凑热闹似的一次次冲袭过来，试图撼动前行的身躯，可是，没有一人后退半步。

戍边人，风吹不倒，雨淋不垮，伫立在漫天风雨之中，身影挺拔，目光坚毅，他们踏遍韭菜林奔向某高地。一路冲锋的姿态让人敬佩。

上等兵周阳的双手被雨水泡得发僵，依旧握紧钢枪，他的裤腿沾满泥浆，依旧仔细勘察每一处地段。作为侦查组的一员，他要查看险情、布设提示物，让后面的每一位战友顺利通过危险地带。

行进途中，遇到被雨水冲垮的小段路径，他们就搬来石块，简单垫稳路面；遇上湍急的水流，大家相互搭手，搀扶着稳步蹚过去。

大风一次次猛扑过来，试图将人掀翻；暴雨不停浇淋，想要浇灭官兵心中的热忱。然而，这支巡逻队伍，身躯始终挺拔，脚步始终坚定。即便雨水模糊了视线，风声掩盖了一切，官兵的脚步也不曾迟疑。

高原的风雨可以侵蚀山石，却动摇不了官兵心中的信念。这不是一时的逞强，是使命的召唤在耳畔回响，是责任的担当扛在双肩，是神圣职责的声声催征。就是这样的官兵，把忠诚根植在这高山之上，把坚守刻进每一次巡逻的脚印里。

暴雨还未消减，狂风便呼啸着冲出峡谷，在山岭之间回旋嘶吼，如同无数野兽在山野咆哮。天空中弥漫着刺骨的寒气，狠狠扑向巡逻队伍。

这风真能钻，衣领、袖口、裤腿，每一处缝隙都不放过，寒凉直往骨头缝里侵，一片片森林被风雨撩得东倒西歪，低矮的灌木被狂风撕扯得来回摇摆，枯枝被大风折断……似乎，狂风想要推倒一切，暴雨想要淹没一切。风雨交织在一起，尽显大自然的冷酷。

在这里，风雨是实实在在的考验，它会消磨人的体温，消耗人的体力，考验着人的意志。此时，所能感受到的只有迷茫、困惑、失落。可戍边官兵的巡逻任务不能中断，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前进。

全身浸透，吸饱雨水的军装变得更加厚重，沉甸甸地贴在脊背、胳膊和大腿上，身体每移动一步，都要多承受一份负重。冰冷的布料贴在皮肤上，寒意顺着皮肤蔓延至全身。每个人裤腿上都沾满厚厚的泥浆，战靴里湿漉漉的，不知是泥浆还是雨水，双脚发胀发麻。雨珠不断挂在睫毛上，大风一阵强过一阵，狠狠撞向人的躯体，强大的推力让人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。巡逻官兵双脚用力蹬住泥泞湿滑的地面，以吹不倒的姿态对抗狂风暴雨的冲击。

队伍没有停下脚步。带队的指导员马鼎抬手抹掉脸上的雨水，大声喊着，声音大半被呼啸的风声吞没，只能靠手势配合喊话，提醒大家注意脚下湿滑的泥坑和横七竖八倒在路上的圆木，留意侧翼山体的落石风险。戍边的人彼此靠拢，拉开安全间距，一边对抗狂风暴雨，一边仔细观察沿线地形。正当此时，中士刘俊脚下一滑，身子猛地向侧面趔趄，泥浆溅满衣裤，身旁战友立刻伸手一把将他扶起，两人互相借力，在泥泞中重新站稳。他们就是这样手拉手、肩并肩克服困难。夜间宿营，一顶单兵帐篷几个战友挤着睡，一份压缩干粮几个人分着吃，干部拉住差点掉下悬崖的战士，班长跳进冰河把滑入其中的排长扶上岸，大家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亲密，越是艰险的时候越团结，以亲兄弟般的生死情谊凝聚起克敌制胜的磅礴力量。

也许，有的人走在这样的路上，会怀疑人生。但戍边的人没有抱怨，没有叫苦，他们只用简单一个眼神，一次伸手搀扶，便是风雨之中最有力的支撑。

有一个叫江山的年轻战士，第一次遇上韭菜林如此猛烈的风雨。凄风冷雨让他浑身微微发抖，嘴唇被寒气浸得泛出青白，泥水溅满他的全身。可他没有退缩半步，紧紧走在队伍中间，咬紧牙关跟上前行的节奏，泥水顺着他下颌不断滴落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。老兵看在眼里，行进间隙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简单一句提醒，传递着并肩作战的力量。狂风呼啸，大雨滂沱，寒冷不断侵蚀身体，恶劣环境压榨着官兵的体力，他们心中的信念，却在风雨洗礼之下愈发滚烫。

此刻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，只有一群官兵在风雨里默默坚守。他们很清楚，脚下踩踏的每一寸泥泞土地，都是祖国的领土；目光所望向的每一道山谷，都是需要守护的国境。安逸从来不属于边防，风雨才是韭菜林的常客。倘若他们退缩，倘若他们避让，祖国的边境便少了一道坚固的屏障。

雨势时而稍缓，转瞬再度狂暴；大风时而减弱，片刻之后又卷土重来。云团在山头来回翻滚，风雨反反复复折磨着这片高地，山野万物在风雨里被动承受摧残，唯有戍边官兵主动迎难而上，直面风雨的全部锋芒。

汗水混着雨水，浸透衣衫；泥浆裹住军靴，负重前行。疲惫写在每个人的身上，坚毅却刻在每个人的眼神里。他们顾不上擦拭脸上泥水，顾不上驱散满身寒意，一步一步把忠诚写在泥泞之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肆虐的风雨渐渐收敛，乌云缓缓散开，云层缝隙之间透出淡淡的天光，官兵们站在韭菜林高地之上，活脱脱的一个个泥人，身姿挺拔。

回望韭菜林，在风雨洗礼的国境线上，他们留下一串深深浅浅、布满泥浆的脚印。

韭菜林的风雨还会再来，七八月的雨依旧年复一年降临此地。狂风依旧穿谷呼啸，暴雨依旧倾泻山野。戍边的身影伫立在这里，祖国的边关就有坚不可摧的防线。

风雨还在峡谷间奔腾，呼啸来去。

韭菜林的山依旧，风雨依旧，总有一群人，以血肉之躯守护山河安宁，狂风磨灭不了他们的斗志，暴雨浇不息他们心中的赤诚。

他们站在这里，脚下便是国土，目光便是防线。

任凭风雨狂妄，心中信仰岿然不动，他们用无畏与担当，守护祖国边境岁岁安澜。



水调歌头·冬游西藏

十年一践

何处有仙境？莫叹四时匆！高天厚土风物，冬季更恢宏。徒步骑行自驾，中外殊途勇士，域上探霓虹。起舞雅江畔，潮气傲苍穹。

游圣湖，转八廓，进布宫。康巴美女，回眸一笑脸微红。俯瞰云中世界，无数蓬莱新景，尽在不言中。神州多奇志，万里御长空。

贺新郎·重过昌都

十年一践

逐梦三江顶。伴朝霞，清霜凝露，三千逸景。遥望怒江成一线，弱水金沙流并。雪乍起，寒衣趁紧。犹忆平倭烽火里，雾与冰，缥缈驼峰影。曲义勇，睡狮醒。

百年局变催新警。碳中和，潮流引领，旧邦新命！水电润疆兼抽蓄，风储光伏辉映。叠翠处，昔年峰岭。政企牧农齐效力，报家国，横断何其幸。谁与我，共清境！



▶ 摄影作品《雪域翡蓝》，作者李海波。

炊烟

邱培秦

每当忆起炊烟
漂泊于城市的街巷
耳畔总会萦回阿爸阿妈的声音
一颗心，被扯得生疼

围坐在火塘边
总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缕炊烟
骨血深处的炭，一直守着温热的燃点

需要生火的时候
便抓一把带着庄稼余香的树枝或是秸秆
添进灶膛

噼里啪啦
干柴，携带着阳光的热烈
在我的脸庞之上
画出一座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挂钟

被时光指针抚过的骨头，早已剔除尖刺
它在阿爸阿妈的掌心，可以轻易跨过悲喜的铁栅

温润的柴火，裹挟着雨水的疲惫
令我的眼眶之中
江水奔涌，波澜不息

一条河缓缓淌过的身躯，肥沃而温润
于烟熏火燎的寻常岁月里
喂养着我的雪山，我的草原